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|  | | --- | | **致敬，“不服这口气”的精气神** | |  | |  | |
|  |
| |  | | --- | |  | |
| |  | | --- | | 一年前的今天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了“建设教育强国”的重要讲话。中国教师报第一时间在头版开设 “躬耕教坛，强国有我”专栏，对一年来各地各校深入学习贯彻“5·29”讲话精神进行了深度报道。这些地方和学校给人一个直观的感受是，都有一股“不服这口气”的精气神。    1930年著名教育家黄钰生在《大学教育与南大的意义》一文中，曾描述了这种“不服这口气”：    “不信中国人根本不行，中国事根本未有办法；不信在中国社会做事，必须要圆滑，要敷衍，要应酬，要在茶寮酒馆中定大笔的交易；不信喊口号，贴标语，讲主义，可以制服军阀，打倒列强，而救中国；不信撰名词，倡主义，作无聊的浪漫小说，请外国学者来讲演，就是文化，就是学术。更不信中国青年生性浮嚣，不守规矩，不肯念书，只会浪漫与颓唐。”    “不服这口气”的同时，当然是要“努力想办法”。黄钰生在近百年前提出过南开的主张，中国教师报在“躬耕教坛，强国有我”栏目里也报道了各地的举措。在“5·29讲话”一周年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，想谈谈我参与采访的三篇文章背后的故事。    丘成桐先生今年4月底在华中科技大学的演讲引起了广泛的讨论。特别是他提到的“中国数学的水平尚不及美国上世纪40年代”，让很多人觉得刺耳，甚至有人质疑丘成桐的专业水平。好在丘成桐是菲尔兹奖的获得者、哈佛大学的教授，这些头衔背后的学术水平是世界公认的。    一年多前在接受我们采访时，丘成桐也对国内的教育现状特别是其中的功利性提出尖锐的批评（参见本报2023年6月7日一版《丘奖，15年撬动拔尖人才选育》）。丘成桐认为，儒家文化对中庸之道的信奉，影响了人们对尖端、极致和卓越的追求。在学术研究上，中国数学家作出成就的方向往往容易“扎堆”，而有些很重要的方向往往无人涉足。    丘成桐先生“不服这口气”，从不认为中国人只能做二流的学术。从15年前设立“丘成桐中学科学奖”起，他就在中国拔尖人才培养方面布局。从哈佛大学退休后，他更是帮助清华大学成立求真书院，为培养世界一流的数学家而不懈努力。丘成桐不仅亲自给学生上课，还带他们到国内外游学，最近还去了曲阜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。    中小学教研制度是中国特色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不仅有效保障了最基本的教学质量，也为“普九”和“新课改”作出了历史性贡献。但一段时间以来，市县教研机构被大量撤并，存在教学研究职能泛化、弱化等问题。    北京市海淀区是全国著名的教育高地，基础教育领域就有人大附中、清华附中、北大附中等诸多名校。因此，对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的教师而言，如果仅能指导海淀山后的学校，不能进人大附中等名校的门，就很难说自己是合格的教研员，更别说要“建设世界一流的教师教育”。    这也是社会批评某些市县教研机构是“临退休干部的疗养院”的原因之一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的教师“不服这口气”，在“超前一公里”的研究思考与“最后一公里”的应用落实上进行了10余年探索。目前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已成为闻名全国的教研品牌，实现了教研理念更新、内容升级、机制创新以及教研能力提升（参见本报2023年6月21日《海淀教育品牌背后的教研力量》）。    “县中沦陷”是近年来热议的一个话题，百年名校广西柳城中学也难以幸免。因为距离柳州市城区只有46公里，柳城县也出现了优质教师和学生资源大量流失的情况。有一年全县招聘了40名高中新教师，却流失了38名老教师；优秀学生甚至等不到中考，小学一毕业就去了城区学校。    大城市对周边县的虹吸现象，是随着交通的便利开始的。柳州市委、市政府“不服这口气”，反其道而用之，利用交通的便利由市向县“输血”。柳州市组建了“市县高中教共体”，每年安排柳州高中不少于10人到柳城中学定向支教，还安排柳州高中副校长担任柳城中学校长（参见本报2024年2月28日《“教共体”奏响教育共富曲》）。    办法总还是有的，哪怕是缓兵之计。柳州市以“教共体”为基础实施“上划编制”的措施，把部分教师编制从柳城县上划给柳州市，既解决了市级学校因支教而导致的师资紧张，又缓解了县中难招难留优秀教师的困境。短短一年多时间，柳城中学实现了止跌回升，迎来了“脱胎换骨”的改变。    从清华求真书院、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和柳城中学身上，我们看到了“不服这口气”的精气神，也看到了建设教育强国的信心。 | |